

# 草木《诗经》药香浓

柯兰

夏君的诊室里,《诗经》与《本草纲目》并排躺在案头。这位中医世家出身的医者,总在诗与药的交界处,推开一扇通往先民世界的秘密大门。翻开泛黄的书页,木槿花在“有女同车”中绚烂,《日华子本草》却记着它“治肠风泻血,赤白痢”的功效;茱萸在“采采芣苢”中摇曳,《神农本草经》早已注明其“主湿痹,利肠胃”的妙用。就连“桃之夭夭”中的夭桃,也在《伤寒论》中化作活血祛瘀的桃仁承气汤,在医圣的方子里续写着千年传奇。

“古人写诗时,笔下的草木从未脱离土地。”夏君抚过《诗经》中斑驳的植物图谱,那些被虫蛀的痕迹竟与《证类本草》的墨香重叠。他说起曾在西北义诊,看见牧民在帐篷里悬挂的菖蒲,正是《诗经》里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的蒲草,有着祛湿解毒的功效,让游牧民族在水草间找到了安身之道。

原来,每一片摇曳在诗中的叶子,都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密码,在文学与科学的经纬间,织就中华文明最温暖的底色。

江南的清明节总飘着艾草香。当“彼采艾兮”的歌谣穿越时空,田埂上的艾蒿已冒出羽状新叶。夏君说,《本草拾遗》里“春苗为食,陈艾为药”的记载,藏着先民最朴素的时间哲学:清明采嫩叶做清明粿,绵密的粉团裹着艾草的清苦,那是《诗经》里的味觉记忆;端午挂陈艾于门楣,待挥发油沉淀,便成了艾灸的上等药材。

我至今记得颈椎剧痛的那个梅雨季。夏君在诊室点燃三年陈艾,艾条的星火在湿气中明灭,如同《诗经》里“如三岁兮”的灼灼思念。当温热的艾烟渗入肌理,他说起《名医别录》中“艾,主灸百病”的记载:“先民早把对生命的慈悲,酿成了这缕穿透千年的药香。”艾烟缭绕中,我忽然看见三

千年前的采艾女子,指尖的露水混着草香,在竹筒上凝成滚烫的诗行——原来最深沉的爱,从来都藏在草木的肌理里,待时光酿成疗愈的力量。

夏君把新采的苕菜夹进《诗经》,纸页间窸窣的声响,像是草木与文字的私语。千年之前,先民在采撷草木时低吟的歌谣,早已在时光中酿成双重的馈赠:当我们在钢筋森林里重读“蒹葭苍苍”,茶杯里舒展的芦根、艾灸时萦绕的艾香、清明棵里的艾草清苦,都是《诗经》留在人间的温柔印记。那些在诗行里生长的草木,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——它们是先民的生存智慧,是医者的济世良方,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慈悲,在岁月的长河里,永远散发着草木与文字交织的芬芳。

# 父亲的手

石泽丰

父亲的手几乎一生不曾被人握过,双手终年与锄头、铁锹、镰刀、扁担、绳索、犁耙厮守着,直到最后失去知觉。也是这双手,年年将春天的禾苗一棵棵栽下,将秋天的五谷一粒粒收起,编织成丰收的年景,铺成儿女们健康成长的道路。

我幼时不止一次惧怕过这双手——它传递着父亲心中的怒火,用粗暴的教育方式纠正着我成长的方向,并将深深的痛烙在我稚嫩的屁股上,形成一种久久不散的教训。记得一年暑假,我和伙伴们偷偷跑到河里游泳,当我们玩得正欢,父亲来了,他健步如飞,带着满腔的愤怒,仿佛要将一生的劲,在那一刻全使出来。我感到四周一片死寂,近乎于我当时所理解的“死定了”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也就是在那时,我视父亲的手为教鞭,视它为我人生路途上醒目标志的高速护栏。

但父亲的手,也有显露温情的一面。它曾经将跌倒的我从沟畔牵起,将生病的我不停抚摸,将我害怕的黑夜用火驱散……我多次注意过父亲用手划擦火柴的动作,尤其在田间地头,他从衣兜里摸出火柴盒,左

手捏拿着,右手划燃火柴棒,然后双手卷窝着挡住外面的风,将手中细微的火焰依序送到围在身边接火抽烟的叔叔伯伯的嘴边,最后一点火星留给自己。他主动把尊重送给别人,同时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,让质朴的感激和细微的情思在民间乡野泛起,形成一道谦和礼让的风景。突然间,我想到父亲的一生岂不也是一根燃着的火柴棒?他把光和热都献给了自己的儿女和别人,除了他自己。

握着父亲的手,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。是这双手为我挡住了无数的风雨,也是这双手,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逆流推舟,将我送出农村。三十多年来,即使我遭受过它的暴打,也不曾主动与它握手言和。而现在,我永远也没有机会了。世俗的浪潮里,我们难免来来送往,聚散分离,总是以握手示情。然而,每一次回乡,每一次返城,我都无视了父亲的手,尽管它一次又一次为我拎着沉甸甸的行李,我却并没有与它相握表示感激。如今,我只能在内心留下永恒的伤痛和今生无法弥补的悔恨。



白鹭翩跹

李海波 摄

# 油桐花开

青柳

淅淅沥沥的雨中,校门口的油桐花开了,雨落花落,树下落英缤纷。白色的花瓣下方有淡红色的脉纹,中间是黄色花蕊。它的白中带着一丝青色,像是未出阁的少女,脸颊上浮着一层淡淡的红晕。花瓣薄薄的,轻轻一碰便会飘落,仿佛一阵风、一片云就能将它们带走。

爷爷的老屋在山上,屋前坡上种着一片油桐花。一个雨后的清晨,油桐花仿佛一夜之间全部盛开,老屋就隐没在这盛开的桐花中,花瓣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雨珠,构成一幅生动的山乡画卷。

那时候花开,爷爷常念叨一首童谣:“穷人穷人你莫夸,三月还有桐子花。”幼年懵懂,不知何意,便问爷爷,他缕着稀疏的头发,望着坡上的桐花,说起了故事。从前,在一个立春的日子,阳光明媚,暖意融融,地主家的长工一改往日愁容,变得心情大好。地主问他遇上啥好事了,长工开心地说:“我没有厚衣服穿,所以对我来说,冬天最难熬。现在开始暖和起来,我也就不用再受冻了。”

地主听后冷冷一笑:“叫你穷人莫要夸,三月还冻桐子花。莫高兴得太早,后面还有二十四天的倒春寒呢。”爷爷叹气说道,那时候老百姓很苦,吃不饱,穿不暖,不像现在不愁吃穿。

是啊,那时候的桐花,在劳动人民看来,是收获,是希望,极少是美学。那个年代,乡亲们牢记“栽桑点桐,子孙不穷”的古训。在他们长年累月的呵护下,坡岭上的油桐树遍布山野,大家都盼望着油桐硕果累累。桐油不仅可以用于灯盏照明,还可以给家具防护。在我们村,家家户户的家具都是桐油漆过的,亮铮铮,防水又防腐。桐油漆的家具,每年都要涂一次油,透出木头的本色。

然而江南的人,骨子里也是讲究美学的,那油纸伞和斗笠刷过桐油后防雨耐用,亦是烟雨中的动人风景。

桐花开时别样美,白瓣红蕊笑春风。油桐花性子刚烈,风雨一过便簌簌坠地,却在文人墨客笔下活成了永恒。“一番飞谷雨,满地落桐花”,“桐花新雨气,梨叶晚

春晴”,写不尽江南的美。

油桐除了花好看,更因为其实用,而曾被广泛种植。我国人工栽培和利用油桐的历史,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,一些文献还将广泛种植油桐的地方称为“桐国”。据记载,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依然是全球唯一的桐油出口国。抗战时期,有这样一句流行语:“一株桐树抵得过一支机关枪,一个桐果抵得过一颗手榴弹,一粒桐籽抵得过一发子弹。”在抗战大后方,通过桐油提炼的柴油、煤油等能源替代品,极大缓解了当时国际贸易通道几乎全被封锁的极端困境。

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新能源的开发使用,油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,成为山野之间的一道风景。多年前,当我来到这所学校,意外在校门口遇到了油桐花。那时,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纯真岁月。如今虽然爷爷已经不在,但每每回忆起那段时光,枝枝节节犹在眼前。不惑之际,风来,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桐花香,真是美好的景象。



云卷山峦

王泽民 摄



为更及时地发放稿费,若您的稿件被《今日柯城》采用,请扫描左侧二维码申领稿费。